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七編

林慶彰主編

第27冊

阮元學術思想研究(上)

孫廣海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阮元學術思想研究（上）／孫廣海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2+268 頁；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七編；第 27 冊)

ISBN : 978-986-322-417-4 (精裝)

1. (清) 阮元 2. 學術思想

030.8

102014781

ISBN-978-986-322-417-4



9 789863 224174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七編 第二七冊

ISBN : 978-986-322-417-4

阮元學術思想研究（上）

作 者

孫廣海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十七編 34 冊 (精裝) 新台幣 6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阮元學術思想研究

吳勳著



阮元學術思想研究（上）

孫廣海 著

作者簡介

孫廣海，祖籍廣東潮安，1952年出生於香港。半工半讀完成中學教育和研究院課程。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74～78）、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83～85）、香港大學中文系研究院接受教育。研究院明清史學文學碩士論文〈柯維騏宋史觀發微〉師承趙令揚教授（81～83）；哲學碩士論文〈陳確《葬書》之研究〉，師承何佑森教授（1931～2008；88～94）；哲學博士論文〈阮元學術思想研究〉，師承梁紹傑教授（95～02）。

歷任中學中文科老師、中文科主任講席32年；現為香港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兼職導師、客席講師、課程編撰。論文有〈阮元研究回顧〉、〈阮元擘經室遺文再續輯補〉、〈由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說起的一件學術界公案：日治淪陷期（1941～42）誰人繼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四十五年來（1962～2007）中國大陸的胡適研究〉、〈胡適傳記文學的理論和實踐〉等篇。

研究興趣包括：漢字學、詞匯學、文體學、中國語文教學、古代歷史文化、

古典文獻研究、清代學術思想、文學研究等。未來亦會關注百年以來香港的儒學史和學者之研究。

提 要

本文以阮元這個學術人物為中心點，從師友、弟子、幕僚等人和他的交往，藉此建構一個多維視野之個人形象。

首章前言，交待全文是一篇對阮元作出『全方位』考察的學術論文。二章阮元研究概述，分從阮元生平的研究、著述的研究、學術總論的研究、詁經精舍及學海堂的研究等四個向度，將清代、民國以來的阮元研究，作一回顧及綜述。

三章阮元的生平和著述、四章阮元學術思想綜論、五章阮元對清代學術的貢獻，各章皆博採群籍，鉤稽詳贍。於阮元之學術思想，闡析尤詳。

六章結語，簡明扼要。七章附錄和參考書目，可作為讀者研治清代學術思想史之入門參考。

序

孫廣海先生的博士論文經整理，交付出版，請我作序。我初覺我們的學術興趣不同，我長於語言文字，他搞的是學術史，怕隔行隔山，寫得不好，有點猶豫。但想到我們亦師亦友的關係，四十年的情誼，便又欣然令筆。

廣海 1974 年考入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是我第四批學生，因為我由系方指派協助系主任李輝英老師做行政事務，每年的收生是大事，所以那幾年入學的學生的成績、背景，我知道得很多，對他們很熟悉，也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這種師生關係，是其後大學改制、學校規模日大後所沒有的。簡言之，就是今日很多大學想追求的傳統的書院精神，博雅教育，和融洽親切的人際關係。當時中大實行聯邦制，容許書院相對獨立，還保留這種具體而微的優良校風。那時書院的學生人數大概不會超過一千人，除理科生在科學館上課較少來往外，文科、商科、社會科學的學生就在山頭的那幾座建築物活動，所以到處都可以碰到熟人。教師間、同學間、師生間的交往極多，就以當時的社會系來說，在讀的、留校工作而和我很熟的，就有羅汝飛、羅樂鴻、孫素蓮等好幾位，其中孫素蓮就是廣海的令姐，所以廣海入學後，我們很快就相熟了。廣海他們這一屆有一個特點，就是直升入大學的不多，有好幾個同學都是工作過幾年的，平均年齡可能會稍大，但正因為如此，我們之間的年紀差距縮小了，更容易混在一塊。當然，能夠建立情感的主要還是有共同的興趣，除了學術上的中國語文，我們都喜愛體育。那幾年我做書院湯若望宿舍的樓導師，和他們住在一起，每有閒暇，就往體育館跑，體育館不能用時，就到轉彎處的露天球場。我們除了玩我和廣海最愛的籃球，有時也遷就愛打足球的同學打小型足球，球門就是兩個籃球架下的橫木板。他們或者不知道，這兩個籃球架是老遠由港島般含道搬來的，對著這些舊物，包括早年放在鄭棟材樓天井的銅鐘，可都是老聯合師生的集體記憶啊。打球外，我們也會一起做飯，由不愛打球的同學負責，後期我已搬到聯合苑的單身宿舍住，我們打完球回來就有飯吃，然後飲酒聊天，天南地北的清談一番，那是令人懷念的日子。記得有一次開車去買菜，往沙田路上正墳海建馬場，道路很亂，結

果撞車了。更有一次在露天球場打籃球，因為我的攔截使廣海摔下上臂脫了臼，慌得我開車把他送到九龍的伊利莎白醫院，要打上好幾個月的石膏。上面說我們有四十年的交情，這交情並非只是吃喝玩樂，還是「有血有肉」，共過「患難」的。而且，我們的友情並無隨他的畢業而中斷，我們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廣海人生中的每一個階段，每一項成就：就業、進修、深造、成家、置業，以至添了千金，我都知悉並和他分享成功的喜悅。這一次，就是他的心血傑作、博士論文的出版。

如上所說，我們的學術興趣不同，但看過他的這篇文，我還想說幾句話。這篇論文，體大思精，內容豐富。可觀處不勝枚舉，綜合言之，列舉數端如次：

其一，如論文開頭所說，「本文是一篇對阮元作出『全方位』考察和研究的一篇學術論文」。(頁 1) 廣海以阮元這個學術人物為中心點，從師友、弟子、幕僚等和他的交往中，鉤勒出清代中、晚期（1764～1849）的學術趨向和風貌。

其二，對阮元為人的評價，廣海先抑後揚，讀後令人留下頗為深刻的印象。正如廣海說：「如果我們用一般世俗的眼光來論人，從道德、文章、人品、學問四個方面來評論阮元，筆者仍然會給阮元打一個偏高的分數。」(頁 319)，這個評價有說服力。

其三，關於阮元的生平，和一般同類著作不同，廣海不限於運用正史一類之史料，還蒐錄其他如野史、筆記的資料，使讀者對阮元的性格、學風、行事和待人等，加深了認識。文中有關阮元的家居生活、從清人筆記史料看阮元的個人形象、及從四首生日詩看阮元的內心世界三個章節，以小窺大，應是廣海著力所寄之處。我因為教學的需要也做點古典小說的研究，了解文言筆記小說的特點和價值，我十分贊同他的這個觀點。

其四，對阮元學術思想的弘揚，廣海尤其用心。讀者看一看第四章的目錄，諸如阮元的學術淵源、阮元對清代前期學術的評論、阮元對漢宋之爭的態度、阮元的義理之學、阮元的經世思想和實學觀、阮元吸取西學的經世動機、阮元對時務的意見、阮元研究禮學的經世意義、阮元論清儒學術各節，洋洋灑灑，讀者自可從中按圖索驥，從中得到有益的啓示。

其五，對阮元在清代學術史上的貢獻，廣海也沒有忽略，論文特闢專章（第五章）闡述。此章綱目清晰明細，於阮元各方面的學術成就，

有非常具體而精采的交代。我在此也不便饒舌了。

其六，論文結語云：「筆者撰寫這篇論文的態度是『實事求是』的，即有一分的證據，才說一分的話，不作無謂的推測。清代乾（隆）、嘉（慶）學人的重視證據與及刻苦讀書的傳統，筆者更是心嚮往之，而希望這種優良的傳統和學風，可以繼續發揚光大。」（頁 319）

寥寥數語，實在深得我心。廣海博士平素擘經繹史、雅好辭章、治學有成，於此可作明證。

最後，論文的附錄和參考書目，也令人眼界大開。一百五十一頁的資料（頁 327～478），讀者閱覽之後，由此入門而研治清代的歷史、文化和學術思想，雖不中，亦不遠矣！

廣海他們這一屆學生潛龍臥虎，人才輩出，各有成就。其中有政治家、政論家、教授，導演、唱片娛樂公司總裁、中學校長等等。廣海則以沈潛向學、孜孜不倦，在學術研究的路上不辭寂寞，挑燈苦讀而深深感動了我。回看他走過的求學之路，十分崎嶇，中學已是正規的夜中學。四年的大學本科稍好，我聽不到他要做兼職替人補習，但之後的幾個高級學位和文憑，都是以兼讀方式完成的。香港中學語文老師的工作量有多重，壓力有多大，外地人未必了解，我們圈內人則深有體會，近年大批的中文教師未到六十歲即退休，可見問題的一斑。而廣海在沉重的教學工作外，在學術上克服了一道道難關，取得一個個的成果，這實在令人欽佩。這其中，家人的理解、支持、照顧，使廣海無後顧之憂，不無關係。廣海有今天的成績，也有家人的一份功勞，這一點是要特別指出的。近年多了大批的文學碩士課程，學生也大多是在職的教師，但不少人的求學的態度，令人嘆息：遲到早退，捨難取易，敷衍塞責，都是公開的秘密，如果看一看廣海這二十多年來的求學過程，能不愧死。

廣海的治學方向，上承梁啟超、錢穆、胡適等前輩學人，於儒家心性之學，多有創獲，這篇論文，可說是他努力讀書之成果。從本書各篇序跋中，各位可以看到廣海的學術成就，和他誠懇踏實的做人態度是分不開的。文如其人，讀者們可以從這本著作中體會到作者的爲人。是爲序。

張雙慶
2013 年夏於美國加州



上冊		
序	張雙慶	
第一章	前言	1
第二章	阮元研究概述	5
第一節	研究阮元的意義	5
第二節	阮元研究的回顧	10
第三章	阮元的生平和著述	33
第一節	阮元的家世	33
第二節	阮元的籍貫	44
第三節	從出生到揚州求學時期	45
第四節	阮元的仕宦經歷	50
第五節	怡志林泉的晚年	54
第六節	阮元的家居生活	57
第七節	阮元的個人形象	62
第八節	阮元著述知見錄	74
第九節	阮元著述考釋	90
第十節	阮元著述年表	107
第四章	阮元學術思想綜論	117
第一節	阮元的學術淵源	117
第二節	阮元對清代前期學術的評論	136
第三節	阮元對漢、宋之爭的態度	146
第四節	阮元的義理之學	162
第五節	阮元的經世思想和實學觀	167
第六節	阮元汲取西學的經世動機	178
第七節	阮元對時務的意見	180
第八節	阮元研究禮學的經世意義	190
第九節	阮元論清儒學術	232
附錄一	清代以還主要目錄所收三禮學書籍 一覽表	238
附錄二	儀徵後學禮學研究	241
附錄三	阮元對清儒的評論簡表	245

下 冊

第五章 阮元對清代學術的貢獻	269
第一節 阮元對學術研究的貢獻總論	270
第二節 阮元對經史之學的研究	274
第三節 阮元對金石曆算學的研究	292
第四節 阮元的方志學	300
第五節 阮元對文學及藝術的研究	304
第六節 阮元整理典籍的貢獻	318
第七節 阮元推動書院教育的作用	327
第八節 阮元對後學的影響	334
第九節 阮元對朝鮮學者的影響	340
第六章 結 語	343
第七章 附 錄	353
一、阮元生平大事年表	353
二、阮元年譜補訂	360
三、阮元佚著輯錄	387
四、阮元人際網絡	417
五、阮元文物遺蹟簡表	443
參考書目	453
甲、阮元著述	453
乙、清人論著	455
丙、清人筆記、年譜、方志	461
丁、工具書、目錄學、文獻學	465
戊、民國以還論著	475
己、中文論文	491
庚、日文論著	509
辛、英文論著	511
《阮元學術思想研究》出版後記——我的博士夢	515

第一章 前 言

這一篇論文，不妨說是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的一篇研究補篇。從題目的字眼來看，筆者研究的焦點，包括了阮元（1764～1849）的學術以及阮元的思想。不過，環繞本文所論的，除了阮元的學術思想及學術貢獻之外，和他有交往的業師、座師、幕僚、友朋、弟子等，都會有所涉及，因此，亦可以這樣說：本文是一篇對阮元作出『全方位』考察和研究的一篇學術論文。

為甚麼要對阮元作出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呢？因為阮元是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或清代思想史不能不提及的歷史人物〔註1〕。研究阮元的學術思想，對清代中葉以至晚期的學術趨向和風貌，才會有較深一層的認識，此其一。

研究清代中葉的學術思想史，有開創之功者是余英時（1930～）先生，他在1975年9月為《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史研究》所寫的自序中云：「現代儒學的新機運只有向它的『道問學』的舊傳統中去尋求，才有著落」〔註2〕換言之，如果我們說：清代的宋學家只言『尊德性』，而漢學家只顧『道問學』；未免對清代漢學家只言考據，而不談義理的現象有一錯誤的看法。只要我們讀一讀阮元的言論：「《史》、《漢》始記儒林，《宋史》別出道學，其實講經者豈可不立品行，講學者豈可不治經史，強為分別，殊

〔註1〕 阮元的學術及思想備受重視，分見以下清學史的撰述，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載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9月）；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9月）；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78年3月）。

〔註2〕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76年9月），自序，頁9。

爲偏狹。」^(註3)清代漢學家或乾、嘉考證學人疏忽義理的立論，便可不攻自破。筆者景仰阮元的爲人，因爲他的確是一位既能「道問學」，又能「尊德性」的清代學人。此其二。

另一本研治清代中葉學術史的撰述，爲張壽安（1951～）女士在 1994 年 6 月發表的《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根據張壽安的自序所云：「事實上，清代的禮學思想此一研究主題，還有極遼闊的可開發空間。首先，禮理爭議是個大問題。不僅意指清代漢宋學之爭的思想核心，也涉及儒學中道德的判定準則問題，是探討近世儒學從其哲學型態（理學）轉

向社會學型態（禮學）的重要課題。」^(註4)不過，筆者認爲：清代中葉研治禮學之風氣，阮元和凌廷堪（1755～1813）都是重要的繼承者，而非始作俑者。我們在探討清代中葉禮學的經世意義時，不宜侃侃其辭，誇大了焦循（1763～1820）、阮元和凌廷堪三人的作用。此其三。

其次，談談這一篇論文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研究方法，以閱讀文獻資料爲主，同時結合了目錄學、文獻學、圖書館學的資訊；適切地引錄了大量的原始史料（Primary sources）與及轉手史料（Secondary sources）。近年來，由於互聯網絡（internet）的興起，通過世界各地以及本港各間大學圖書館的互聯網，使筆者可以安坐家中，足不出戶，便能檢索、知悉和阮元研究相關的文獻資料，這不能不說是時代進步，人文學科的研究，亦要結合科技應用的一個顯明例證。清人治學，重視嚴謹的方法論，下結論前，必先羅列證據，歸納與演繹，相資爲用。漢學家言本證、旁證，實爲成就考據論著之關鍵。本篇論文的寫作方法，無疑是參考了漢學家的方法論，通過了史料的蒐集、整理、排比和解釋，最後才加以下筆撰述。

自清末民初以來，研治清學史的大師，包括：梁啓超（1873～1929）、章太炎（1869～1936）、胡適（1891～1962）、錢穆（1895～1990）、侯外廬（1903～1987）、楊向奎、張舜徽（1911～1992）等學人，每當筆者捧讀他們的大作時，崇敬之情，實在難以言喻。一種承先繼往的文化情懷，由是慢慢培養出來。能否開花結果、啓後開來，筆者自覺只有加倍努力了。阮元爲官而不廢

(註3) 阮元〈擬儒林傳稿凡例〉，《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5月），頁1023。

(註4) 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 年 5 月），自序。

問學，一生嗜好讀書，雅好藏書而又能將讀書的心得結集成書；又喜歡編書、輯書。筆者教學之暇，亦喜歡遊逛書肆，蒐購古籍善本，有著愛書人一股購書、藏書、讀書的傻勁，從這一點相同的嗜好上看，筆者之所以研究阮元的學術思想，讀者便不會感到奇怪了。

阮元說：「凡事莫不有因緣，而久之亦成鴻雪，雖然不可以概論也。造緣者致其巧舉以與人，人受之漫不經意，皆以鴻雪視之，不著語言文字而空之，直自空耳！不知人世之緣，先在父母，繼則君恩，此後則官民、姻親、交友、山川、晴雨、動植，皆有語言文字在也。」〔註5〕這是阮元能夠感動筆者的其中一篇文字，細細玩味，筆者之所以研究阮元，也可以說是和阮元結緣的例證。

作為清代揚州學派之巨擘，阮元學問之博，筆者也是深感佩服的。阮元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二月，為醫師蔣寶素的《醫略 十三篇》撰序云：「使正氣充足，則百病無由而入。如正氣不足，則難言之矣！豈止於一感冒風寒飲食停蓄不能霍然而愈已耶。以是推之，則人之正氣不能不固也明矣！——予素不習醫，於凡醫家之言，無不細為留意。顧方書雖多，而其議論百出不窮，悉未能細考其實，難免無誤。」〔註6〕由此可證，阮元平生確是博覽群籍，連坊間之醫書也偶有涉獵。

阮元的詩作，佳句頗多，不能盡錄，筆者較鍾愛的，如：「心依清夜永，夢繞楚川長。」〔註7〕；「農桑本是人間事，兒女猶關天上情。」〔註8〕；「夜雨瀟瀟聽斑竹，曉雲夢夢望蒼梧。」〔註9〕；「雲水萬重山萬里，一輪明月總追來。」〔註10〕等；極富神韻而有宋詩的風致。

這篇博士論文，由草創以至於成，共花了接近七年的時間，就正如阮元所謂：「回憶芳叢，真如夢矣。」〔註11〕在學問大海前進的道路上，除了本論

〔註5〕 阮元：〈鴻雪因緣圖記序〉，見麟慶著文，汪春泉等繪圖《鴻雪因緣圖記》第一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10月）書序。

〔註6〕 見裘吉生主編：《珍本醫書集成》，載《增補珍本醫書集成》（臺北：世界書局，1961），第八冊，頁1~2。

〔註7〕 阮元〈夜泊〉，同註3，頁1121。

〔註8〕 阮元〈七夕〉，見《孽經室詩錄》，《叢書集成簡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6月），卷4，頁54。

〔註9〕 阮元〈自湖南零陵入廣西全州避雨宿湘山寺次日曉發〉，同註8，頁65。

〔註10〕 阮元〈漾鼻合江上看月〉，同註8，頁78。

〔註11〕 阮元〈蝶夢園記〉，同註3，頁629。

文的指導老師外，筆者尤要特別感謝以下兩人：趙令揚教授，他是我在港大攻讀中國史學碩士班時，撰寫結業論文的導師；何佑森先生，他是我在港大撰寫哲學碩士論文時的指導教授。

第二章 阮元研究概述

第一節 研究阮元的意義

在清代學術思想史眾多的人物之中，阮元（1764～1849）無容置疑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位。為甚麼？

其一，阮元歷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自稱「三朝閣老，九省疆臣」，名尊而位顯，最難得的是，他為官不忘讀書，「元博學淹通，早被知遇。」，「元淹貫群書，長於考證。」^{〔註1〕}學問堪稱淵博。

其二，阮元出仕，懂得利用自己的財力和在官場的影響力，編刻書籍和叢書，例如《皇清經解》、《文選樓叢書》等；阮元又先後刊刻海內學問之士著述^{〔註2〕}，清代中葉一大批典籍文獻，因此得以流傳後世。

其三，阮元重視教育，他以興學育才為己任。1801年，在浙江杭州創辦詒經精舍；1803年，在浙江海寧建立安瀾書院；1820年，在廣東廣州開辦學海堂；1824年，捐銀飭建三水行臺書院；培訓了一批博通經史，實學的人材。

〔註1〕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7月），卷364〈阮元列傳〉，頁11424。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36，〈大臣傳續編一 阮元〉，頁2831。

〔註2〕 張鑑《阮元年譜》1803年條：「如錢辛楣宮詹《三統術衍》《地球圖說》，謝東墅侍郎《食物百詠》，張皋文編修《虞氏易》《儀禮圖》，汪容甫明經《述學》，錢灝亭廣文《述古錄》，劉端臨先生《遺書》，凌仲子先生《禮經釋例》，焦里堂先生《雕菰樓集》，鍾敬崖明經《考古錄》，孔廣森翰林《儀鄭堂集》，胡西夢先生《詩集》，張解元貴吏部《詩集》，僧誦苦《蔗查集》，李四香《籌書》等。」（頁51）

其四，清代學術史的著名學人，很多直接或間接地都曾受到阮元的影響，例如孔廣森（1752～1786）、劉台拱（1751～1805）、許宗彥（1768～1819）三人都都是阮元的姻親，焦循（1763～1820）是阮元的族姊夫；錢大昕（1728～1804）、凌廷堪（1755～1809）、臧庸（1767～1811）、任大椿（1739～1789）、王昶（1724～1805）、孫星衍（1753～1818）、江藩（1761～1831）、汪中（1744～1794）等，皆為阮元的交游或問學的好友^{〔註3〕}；梁啟超（1873～1929）十三歲肄業於廣州學海堂，^{〔註4〕}章太炎（1869～1936）廿三歲始居杭州，在詰經精舍接受教育^{〔註5〕}；晚清經學大師俞樾（1821～1906）^{〔註6〕}，也曾主講詰經精舍逾三十載；而學海堂的學長如林伯桐（1735～1844）、曾釗（1821～1854）、張維屏（1780～1859）、侯康（1798～1837）、譚瑩（1800～1871）、陳澧（1810～1882）、朱次琦（1807～1882）等學人，^{〔註7〕}對嶺南學術思想的發煌，貢獻尤大。

其五，阮元學而優則仕，為官清廉，喜歡獎掖後進，儀徵弟子如：嚴杰（1763～1843）、王引之（1766～1834）、朱爲弼（1771～1840）、陳壽祺（1771～1834）、汪家禧（1775～1816）、何紹基（1800～1874）、姚文田（1758～1827）、張惠言（1761～1802）、嚴元照（1763～1797）、李富孫（1764～1843）、李遇

〔註3〕 徐世昌：《清儒學案》（中國書店，1990年9月），卷123，頁344。

〔註4〕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言：「嗚呼，自吾之生，而乾嘉學者已零落略盡，然十三歲肄業於廣州之學海堂，堂則前總督阮元所創，以樸學教於吾鄉者也。」又云：「啟超年十三，與其友陳千秋同學於學海堂，治戴、段、王之學。」引自朱維錚校注本：《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9月），頁50、68。

〔註5〕 參考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文化，1992年3月）第二章第一節：「章太炎的父親章濬，曾在杭州詰經精舍擔任「監院」，其父卒時，太炎年二十三，一方面是父親的「遺訓」，一方面是他自忖「路徑近曲園先生，乃入詰經精舍，前後肄學八年。」（頁23～24）

〔註6〕 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前言：「俞樾，字蔭甫，號曲園。舊居德清，四歲後遷居杭州。他生於道光元年，道光三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覆試的詩題為〈澹煙疏雨落花天〉，他所作的詩首句為「花落春仍在」，著稱於時，後來俞樾就以「春在堂」作為他全集的書名。咸豐二年，為翰林院編修；五年，簡放為河南學政；七年，被劾所擬試題割裂，罷職，僑居蘇州。這年俞樾三十七歲，從此，他就專意著述，並主講於蘇州紫陽、上海求志各書院，而任杭州詰經精舍院長達三十餘年之久。」徐明霞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頁1。

〔註7〕 參考林伯桐、陳澧、周康變《學海堂志 初編 繼編 補編》：（香港龍門書店，1964年6月）。